

黑暗绝境，死亡陷阱



人性毁灭，兽性觉醒

纸婴

ZHI YING

那

多

著



NADUO SHOUJI

十年都市暗访，亲历死亡绝境。

那多私人手记全面公开！

你所畏惧的，你所相信的，都在你身边。

游走于真实与虚幻交错的冒险之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纸婴

ZHI YING

那

多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婴 / 那多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00-2934-7

I. ①纸…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047 号

纸婴 ZHI YING

那多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柯利明 吴 铭
特约监制	段雪坤 岳 阳
特约策划	郑心心
责任编辑	袁 蓉 李 瑶
特约编辑	郑心心
封面设计	辰星书装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934-7
定 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3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那多（男一号）

晨星报社记者，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以及记者的身份，使他常常接触到这个世界被隐藏起来的另一面。平心而论，称他为冒险家比记者更加合适。

梁应物（男二号）

那多的好友，双重身份。表面上是某大学的教师，事实上是位具有哈佛生命科学博士与斯坦福核子物理硕士学位，为神秘机构X工作的研究员。为人严肃而极具理性精神，尽管是那多的好友，却从不因公假私。

何夕（《亡者永生》）

兼具美貌与智慧的荷兰籍华人，范氏病毒的权威研究人员。在《亡者永生》里，她被病毒感染，体内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太岁。那多深爱着的女人。



系列人物档案

《纸 婴》

XILIERENWUDANGAN

路云 (《凶心人》)

在《凶心人》中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登场，实为中国神秘幻术一脉的当代传承者。幻术大成之后，她具有惊人的美貌，但这份美貌的真实成分有多少，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水笙 (《变形人》)

听起来像是鲁迅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其实却暗示了其非同一般的身份。在《变形人》里，为了爱情，他忍受了数十年痛苦的陆上生活，最终如愿以偿转变成人类，和苏迎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苏迎 (《变形人》)

与她接触越多，谜团越多的女子，到底是她精神分裂，还是其言确有其事？

叶瞳 (《坏种子》)

某机关报社的美女记者，具有比那多更强烈的好奇心，这让她往往会对一些事情做出过于夸张的猜想。其出身颇为神秘，在《坏种子》的故事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夏侯婴 (《幽灵旗》)

三国时代夏侯家族的后裔，懂得曹操墓中暗示符。在《幽灵旗》中曾被暗世界的D爵士邀请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非常人类的聚会（即非人协会），在那里遇到了已经中了暗示的那多，并成功将其救治。在《暗影38万》中受到海盗王之子郑余的邀请上羿岛基地，为那些具有意念移物这项超能力的人做自信的心理暗示。

卫先 (《幽灵旗》)

出身盗墓世家，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在《幽灵旗》中，为夺“天下第一”的称号不惜铤而走险，最终死于曹操墓中的暗示里。

卫后 (《神的密码》)

出身盗墓世家，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卫先的胞弟。被称为“盗墓之王”卫不回之后年轻一代中最具才华天分的盗墓者。

六耳 (《返祖》)

原名游宏，同那多一起游玩于福建顺昌时被导游起名“六耳猕猴”。机缘之下，出现返祖现象，全身长毛，毛发可随心所欲地变幻出各种形态，有如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

X 机构

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官方的庞大地下机构，专门调查和研究一切大众认知以外的事件。其成员大多是一流的科技精英，也集中了一些传承古老中国的神秘势力。总之，关于这个机构，我们不了解的永远比了解的多。

注：人物后面的作品名为该人物首次出场亮相的作品。

楔子 001

人的一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重大变故，这些变故毫无疑问地影响着我们的轨迹。可是很多时候，当变故刚刚发端时，我们一无所知，等到它扑到眼前才惊慌失措。

第一章 被魔鬼诅咒的婴孩 003

那声音就像从深渊地狱里传出来的一般，惊恐绝望到了极点，很嘶哑，又好似极尖锐，阴风一样从关得死死的产房大门内透出来。只一瞬间，外面所有人都变了脸色，原本走动的人也突然停住，死寂一片，只有那穿透了耳膜的惨叫声还在脑海中回响。

第二章 虚妄的孪生胎 016

医生的问题越问越快，脸色也越来越苍白，额头上转眼间渗出汗珠。在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之后，他的眉毛颤动着，眼睛瞪得我发毛。

“不可能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几秒钟后他迸出了这么一句，他是那么用力，恶狠狠地像炮弹一样从嘴里发射出来，“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天然长成！”

第三章 连环失踪案 026

这位看起来还挺和善的老人，为什么会说出“不见了也好”这样过分的话？这甚至有点恶毒了。

注意到了我的诧异，但老人并不打算收回自己的话，反而接着说：“村子里没人愿意抱这小娃，我看她和她娘一样，都是亲近不得的。”



第四章 冰冻双婴

042

为什么许多恐怖片会乐于以婴儿为恐怖主角，就是因为婴儿如果狞恶起来，会因为与其先天的反差，而让人格外产生恐惧。尤其是许多地方，更把死婴视为怨气极重的东西，婴灵会阴魂不散，比一般的亡灵更难以驱除。

第五章 亿分之一的巧合

056

人的思维常常是荒唐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却总忍不住要去想一想。就像我现在，总忍不住要想一想黄织口中那个消失的婴孩，和韩国死婴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算黄织和死婴都具有概率为亿分之一的相同血型，仍然无法对这种联想提供一丁点的支撑。

第六章 寻找黄织

062

冒险的经历多了之后，我渐渐培养出某种名为“直觉”的东西，因为常常不怎么准，所以也可以说是神经敏感容易一惊一乍。而现在，我就有不妙的预感。



第七章 动机未知的谋杀 071

她是被捆在椅子上勒死的，不像是有人临时起意把她杀的。谁会随身带着尼龙绳呢，分明是有预谋的杀害。

房间里，现场鉴识人员还在小心翼翼地搜寻凶手留下的痕迹，我粗略看了几眼，觉得他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可疑的脚印和毛发。

第八章 隐形的孕妇 082

黄织家的破落小楼到了。我忽然想起了上一次来，那个老妇对我说的话。

她说这里很邪，邪得她连门都不敢进。

想一想，几年来这幢小楼住着的人一个个地减少，不是失踪就是死亡，一直到现在，竟然空空荡荡，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第九章 变小的肚子 094

我眼睛一亮，说：“就像双黄蛋要比一个黄的蛋大些？”

岳闻樱点头：“对这样一个纸婴来说，当时产下的胎衣太大了点。还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是我的错觉。我……觉得黄织的肚子比她刚进医院的时候，要小了一点。”

第十章 凶手

110

“你很可能被判死刑，知不知道？”

“知道。”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甚至笑了笑。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也不是刚见面时，对我的那种没有任何内容的肌肉牵动。那笑容里有我不明白的意味。

第十一章 不完美的结案

120

手机“滴”地响起，让我回过神来。

一条短信，何夕发来的。只有三个字，她一向简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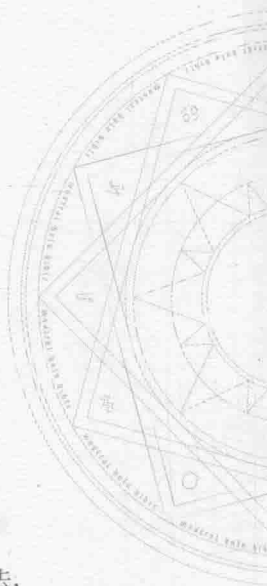
“结案了。”

第十二章 奇怪的办事处

129

我最恨故弄玄虚的家伙……不过我还是乖乖跟了上去，摆这种谱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惹。

一辆黑色的别克商务车停在路边，门自动滑开了。胖大婶率先上了车，然后一只肉肉的大手从车里伸了出来，向我招了招。



第十三章 神迹 139

任何一个宗教在发端的时候，必然会降下许多神迹。比如耶稣基督用五块饼加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比如释迦牟尼预言自己的死期时令大地震动。他们靠种种难以解释的大不可思议，聚拢无数的信徒，并让教义得以流传。

第十四章 不翼而飞 149

日本的侦探漫画里最喜欢的就是密室杀人案件，但是密室失踪案却要比密室杀人不可思议得多。毕竟杀人可以有多种方式，凶手并不一定要到密室现场。但是失踪就不一样，起码那么大一个活人，就这么蒸发不见了。

第十五章 深入核心 159

“那我这么出生入死，能得到些什么呢？”我准备和她讲讲价。

“你需要钱吗？”她笑了，然后摇头，“不，我知道你最想要的就是真相。”

第十六章 世界的真相

169

这几句话，就像霹雳闪电，击中我的脑门，在此前无法彼此联系上的许多环节里，贯通了一条通路。

我转过脸去看袁吉，他脸上的神情，坚定、虔诚又有些狂热。

第十七章 没了

181

所谓的仪式成功，就是抹去这个人的存在。这就和我现在要去看的神迹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就只是我现在要去看的神迹，圣女将要抹去存在的是一件死物，而圣礼上，要抹去存在的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第十八章 回归天国的魂魄

189

所有的感觉从我身上剥离出去，这剥离的过程在我的感觉中并不快，但坚定，不可逆转。

我突然知道，发生在那盆米兰上的事情，正在我的身上发生。



第十九章 天国 201

我曾经怀疑自己已经死了，这里就是死后的世界。可是后来我想不是。并不仅仅是对生的执着，更因为在这个寂静死地，我没有碰上另一个人。如果我是死后的灵体，那么应该会碰上许多先我而往生的魂吧。

第二十章 101 怪客 213

我晕倒前所在的地方，不是二百米，也不是四百米，而是顶高五百零八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台北 101 大厦的最顶端。

后记 222

这个世界从不缺少让人纳闷的事情，这则新闻就是其中之一。



楔子

旅韩法国人度假回家 冰箱中惊现两具冷冻婴儿尸体

2006年07月24日 17时52分 东北新闻网

据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24日报道，一名旅居韩国首尔市的法国籍上班族，于海外度假回来后，赫然发现在自家小阳台上的大型冰箱中，摆放着两具冷冻男婴尸体，目前正由韩国警方和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全力调查这一离奇惨案。

据悉，这名法国人于几天前偕同妻子和两个儿子返回法国度假，由于他要赶回首尔开会，而只身返韩。23日他准备将采购的食品放进家里的大型冰箱时，赫然发现冷冻仓里上、下两层各有一具用塑料袋包扎着的冷冻男婴。

韩国警方当局透露，虽然这两具男婴尸体冻得太过僵硬，且身子弯曲着，而无法识别正确的出生月份和人种，但从脐带和胎便看来，应属出生不久的婴儿。目前已由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进

行解剖，以期正确查明年龄、人种及死因。

同时，前往现场收集证据的韩国警方透露，据初步判断，这座委托保全公司进行电子监控保全的高级豪华寓所，并没有发现丝毫外人侵入的迹象。据向警方报案的这名法国人透露，可以开启大门的电子卡片钥匙，除他本人外，家里雇用的一位中年女菲佣以及他在韩国结识的一位四十多岁的法国朋友都持有，但目前这二人皆不在韩国境内。

人的一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重大变故，这些变故毫无疑问地影响着我们的轨迹。可是很多时候，当变故刚刚发生时，我们一无所知，等到它扑到眼前才惊慌失措。

昨天夜里在上海的沪闵路上，一个男人被凶兽般的集装箱卡车碾得稀烂，等我赶去警局采访时，司机的酒还未全醒。死者泉下有知，就会明白他的命运在那个两周没刮胡子的中年司机于出事前两小时饮下第一口啤酒时便注定了。或许可以再往前推到昨日下午司机在电话里和老婆大吵的那一架。

可怜的男人在车祸当场就死去，以唯物论观点看，他当然没有机会明白这一切的前因后果。所幸我竟然从某场大难里生还，从发端到终结回顾整个事件，再重新梳理出来的时候，当然不会再错过这则冰箱死婴的诡异新闻。

这并不能算是一切的源头，但就像个滚轴，承前启后。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情称得上离奇的话，那么这两具冰箱中的死婴就是最恰当的代表。实际上，韩国联合通讯社这则新闻，只是微微掀开了厚重幕布的一角，影影绰绰间，有更多的光怪陆离正慢慢爬出来。

我在事情的腰眼上凿开这样一个口子，以供大家在我接下来从头说起的时候，展开各种各样的推测与联想。至于这些想象和最终的事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正可以证明其匪夷所思到了怎样的程度。



第一章

被魔鬼诅咒的婴孩

Chapter 1

地铁里的冷气很足，加上人不多，所以很惬意。现在已经临近中午，能在这样一个时间去上班，是当记者的一大好处。否则早上八点和傍晚六点，上海的地铁就像是一长坨的沙丁鱼罐头，冷气开到爆对可怜的沙丁鱼会有用吗？才怪。

斜对面坐的一对小男女正卿卿我我，坐在他们旁边的大叔脱了鞋，盘了一只脚丫在膝盖上，用手摸摸抠抠，自得其乐。连我都感受到了那股子冲击波，小男女居然毫无反应，虽说做什么事都要投入，但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吧。

说起来我为什么还没有逃开，是因为考虑到这样做会伤到对方的自尊。身为记者的我是相当有良知的媒体人，哦哈哈。

当然另一个小状况是，对面那条长椅上的确很空，除了小男女和抠脚大叔外就没别人，我这条椅子上却已经满了。或许下一



节车厢还有座位……但那样动静也太大了，不是吗？

所以我还是把目光从大叔灵活的手指和相呼应的脚趾上收回来，专心看书吧。

我正在看的这本书叫作《时间简史》，许多年前很红，现在看很过时。看过时的书并且还看不太懂，有点逊。只是任何时候看这本书的人里，看懂的只有少部分。我这样安慰自己。

当记者这么些年，一连串的古怪事情经历到现在，我已经认命了。有些人天生就是八卦命，到哪里都会碰到八卦，这样的人会是个好狗仔；有些人天生就是桃花命，到哪里都招蜂引蝶，这样的人会是个受万众唾弃和垂涎的大淫贼；像我这样诡异状况不断的，会是个冒险家，另一种可能是短命鬼。冒险不能养家糊口，所以暂时还是当记者好了。

我现在确定，这个世界不是看起来这样简单的。怎样把我所遇见的事情用科学解释出来，成了个问题。科学就是用来解释世界的，在这方面它向来做得不怎么完美，但这并不妨碍我对科学越来越好奇。

霍金把物理学写得尽可能的简单和有趣，我刚看完关于牛顿力学的部分，到了狭义相对论还是有点晕。爱因斯坦的能量质量公式是出名的简洁又完美，奈何只要是公式我就犯晕，中学时落下的毛病十多年了还没好。

我往后翻了翻，似乎广义相对论用几何式的空间概念代替了牛顿的引力说，我能看懂吗？深表怀疑。

从地铁站到报社的这段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深奥的物理问题，后来我发现，应该放到晚上再思考，这样有助于睡眠。